



信佛者皆是有福之人

▲講於吉隆坡世界佛教會雪蘭莪分會▼

善知識！今晚臨時定一條講題：『信佛者皆是有福之人』。這條講題，或許有人暗裏疑道，座上這

麼多人，相信總有些是窮的，怎麼說得皆是有福之人？難道貧窮都是福嗎？這裏，大家要明白什麼叫做福始得。善知識！福有五：一曰富，二曰壽，三曰康寧，四曰尤好德，五曰考終命。此中五福，除了富字之外，其餘壽，康，好德，考終，皆是人人有分，無間貧富的！

如果只認富為福，而無餘四；那末，今天中了馬票頭彩，明天就死亡；今天掘得一擔黃金，明天就染着不治之症，那就雖富亦等於零。尤其是好德考終；人們發了財，不好德，不善終，影響到來生沉淪惡趣，反不如安貧樂道之人，隨緣了業，得大自在。所以顏回，『一簞食，一瓢飲，在陋巷，人不堪其憂，回不改其樂，』為孔子所讚。而孔子本人，亦覺『飯蔬食飲水，曲肱而枕之，樂亦在其中矣。』故儒家唱：『君子憂道不憂貧』與佛陀一衣一鉢，不觸金銀之旨冥符。

富字原無一定標準的！手無分文之人，望千金者為富，千金望萬金者為富，萬金望十萬者為富，如是十萬望百萬，百萬望千萬，人心不足，永無躊躇滿志之時。試看世間富人，無論他富到什麼田地，皆無日不在忙迫迫地，錙銖計較，慘淡經營之中。旁人欽羨其富，他却覺得還是貧。除了閻王促駕之外，無法替他找個了期。那末，你叫那個做富翁呢？

古來解富字，以老子為解得最好；道德經說：『知足者富』。可說見理極精。蓋富之分，實無一定界線。常言道：『人騎駿馬我騎驢，仔細思量嘆不如，回頭又見推車漢，比不上不足有

餘。』人們能够善體此意，則當念即富。退一步想，海闊天空，故道知足者富。

怎麼說信佛是福呢？佛是覺義。釋迦佛是先覺，像一個財寶無量的四生慈父。只須我們能信受家訓；持五戒，不墮三塗；行十善，便生天上；會四諦，成羅漢；觀十二因緣，證辟支；修六度萬行作菩薩；福慧具足，圓成佛果。你道信佛的人，是福不是福呢？

福報之大者，莫如西方極樂世界。那邊無有衆苦，但受諸樂，黃金為地，七寶為池，思衣得衣，思食得食，凡所受用，悉皆如意。釋尊只教我們，聞說阿彌陀佛，執持名號，若一日，乃至七日，一心不亂，是人臨命終時，阿彌陀佛與諸聖衆現在其前。是人終時，心不顛倒，即得往生阿彌陀佛極樂國土。這樣藉佛力加被，費力少，成功多，本小利大的生意，你道信佛的是福不是福呢？

釋尊成道，為人天教主，上至玉皇，中至百萬火首金剛，下至八部鬼神諸地祇等，皆發願護持三寶。佛是法王，人們信佛，皈依三寶，就是法王子。譬如世間王子，一切侍衛大臣憲兵警察皆來保護。是以凡我佛友，合理之事，有願必成。水陸程途，逢凶化吉。你道信佛是福不是福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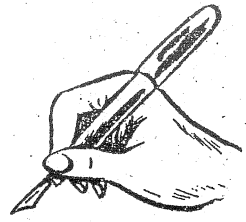
如呂碧城女士（袁世凱秘書），自言她居安徽六安州時，年十三歲，偶檢得白衣觀音咒一卷，謂持至百日，能消災得福。遂每日焚香虔誦。甫滿期，忽遭家難，被諸族人囚於本宅，經年不得與外界通消息。後其母設計以密函乞外家援救，遂得往「來安縣」寄居舅家。呂氏每詫何以求福得禍？旋巨匪白狼擾皖，六安為墟，殺人無算。呂氏舊宅中惟孀婦暨其女翠霞及婿汪君。白狼闖入宅中殺汪君，翠霞殉之。嫂逃至滬上，旋亦

病死。呂始悟若當日仍居六安，必同遭此難。你瞧！呂碧城無意中信起佛來，便遠禍了，你道信佛的是福不是福呢？

民國廿六年逝世之德國八十五歲老佛教徒史脫勞斯氏（Mr. C. T. Strang）。曾於是年二月間，寄一封信到杭州「佛教歐美推行社」。自述其少年時入佛因緣，實因患眼病一年，其妻偶得英國安樂德爵士（Sir Edwin Ardd）所著「亞洲之光」（The Light of Asia）（係一種讚美佛教之詩集。讀與彼聽。彼忽親佛相現前，遂發生信仰云，茲節錄該信如下：

「（上略）我在少年時候，是一個老實不客氣的物質主義者。任何宗教，都不在我眼內，我這種態度是家傳的。因為我的父親也是這樣教導我的。我於一八五二年，在瑞士出世。一八七〇年到美國，在紐約住了整整五十年。一八八〇年，我患了嚴重的眼病。不能看書閱報。這樣的經過了約一年。在那一年當中，我的妻常常讀書給我聽（她死於一八八九年）。

有一天，她擎着一本新書，是剛從一間書店買來的。是安樂德爵士所著的『亞洲之光』。當她告訴我這書裏面是一首關於佛的生活和教訓的詩的時候，我就不去聽他了。這因我不懂詩，同時又是佛的問題我不感覺興趣。但是她開始讀起來了。她說，若真不耐煩聽，可以告訴她，她就讀。那時候我是包紮着眼睛，躺在牀上。忽然起了一種感覺，好像佛的形相顯在我的面前。當我妻讀完了這本小小的書的時候，我請她從新再讀一遍，並且要慢慢的讀。奇怪得很，她第二遍讀完了，我的物質主義和對於宗教的冷淡心情，就被掃除淨盡了。自從那天起，我便變成了一個釋迦世尊的卑下的信徒和服從者。



讀經劄記

朱鏡宙

長阿含經卷第十六

堅固經：「長者子！我有比丘在此衆中，自思念言：此身四大地水火風，何由永滅？彼比丘忽趣天道，往至四天王

所，問四天王言：此身四大，地水火風，由何永滅？長者子！彼四天王報比丘言：我不知四大由何永滅？我上有天，名曰忉利，微妙第一、有大智慧；彼天能知四大由何而滅。彼比丘聞已，即候趣天道，往詣忉利天上，問諸天言：此身四大，地水火風，何由永滅？彼忉利天報比丘言：我不知四大由何永滅。上更有天，名焰摩，微妙第一、有大智慧，彼天能知。即往就問，又言：不知，如是展轉至兜率天，化自在天，他化自在天，皆言我不知四大由何而滅，上更有天，微妙第一、有大智慧，名梵迦夷，彼天能知四大由何永滅。彼比丘即候趣梵道，詣梵天上，問言：此身四大地水火風，何由永滅？彼梵天報比丘言：我不知四大由何永滅。今有大梵天王，無能勝者，統千世界，富貴尊榮，最得自在，能造化物，是衆生父母，彼能知四大由何永滅。長者子！彼比丘尋問：彼大梵王，今何所在？彼天報言：不知大梵今何所在，以我意觀，出現不久。未久，梵王忽然出現。長者子！彼比丘詣梵王所，問言：此身四大，地水火風，何由永滅？彼大梵王告比丘言：我梵天王，無能勝者，統千世界，富貴尊榮，最得自在，能造化物，衆生父母。時彼

比丘告梵王曰：我不問此事，自問四大地水火風，何由永滅？長者子！彼梵王猶報比丘言：我是大梵天王，無能勝者，乃至造作萬物，衆生父母。比丘又復告言：我不問此，我自問四大由何永滅？長者子！彼梵天王，如是至三，不能報彼比丘，四大由何永滅？時大梵王即執

比丘右手，將詣屏處，語言：比丘！今諸梵王，皆謂我爲智慧第一、無不知見，是故我不得報汝言不知，不見，此四大由何永滅？又語比丘：汝爲大愚！乃捨如來，於諸天中，推問此事！汝當於世尊所問如此事；如佛所說：善受持之。又告比丘：今佛在舍衛國給孤獨園，汝可往問。長者子！時比丘於梵天上，忽然不現，譬如壯士，屈伸臂頃，至舍衛國，給孤獨園，來至我所，頭面禮足，一面坐，白我言：世尊！今此四大地水火風，何由而滅？時我告言：比丘！猶如商人，臂騰入海，於海中放彼鷹飛空，東西南北，若得陸地，即便停止；若無陸地，更還歸船。比丘！汝亦如是。乃至梵天問如是義，竟不成就，還來歸我。今當使汝成就此義。即說偈言：

何由無四大 地水火風滅 何由無粗細
及長短好醜 何由無名色 永滅無有餘
應答識無形 無量自有光 此滅四大滅
粗細好醜滅 於此名色滅 識滅餘亦滅
此足以見基督教與婆羅門梵天說之淵源，因識入胎，然後有名色，（見佛說入胎藏經）此即規矩頌所謂來先去後作公主者是。然其義深奧，非世間其他宗教所易了解，此佛之所以稱爲天人師也。

我先前認做我的大災難的眼病，實在是我對於佛教得到認識的機緣。因爲我若不罹眼疾，我是決不會得聞佛教的。後來我的眼好些，就到一家大書店裏（一八八七年）把所有的佛書買了。但那時只有兩種佛書：一種是賴司大維慈的「佛教」第一版；又一種是沃爾登保的德文「佛陀」第一版。我就研究這兩種佛書。後來多年間，又陸續買到了新出的佛書多種。我對於佛教的高超的倫理觀和它的整個教義，就一天一天的格外心悅誠服起來。我是好像重新出生在世上的一樣。

一八九三年，詩家谷開宗教大會。我從由錫蘭來參加大會的達摩波羅法師，作受三皈五戒的儀式。我用巴利文念誦皈依文句。這是在美洲，（並且在歐洲）有一個人公開的自已宣布爲佛教徒的第一回。因此引起一般人很大的驚異。當我還沒有走下演壇的時候，就被新聞訪員包圍起來了。到了第二天，全美國報紙都載着這事。多數是加着嘲笑和責備的評語。據在紐約的朋友告訴我，一般意見是認爲我的頭腦有些不妥當了！所以現在一個時期，我是被我的熟人所迴避。到了現在，這種自己宣布爲佛教徒的事，是很平常，沒有人注意了。但在數十年前，却是一件挺大的異聞啊！（中略）

我第一回聽到佛教的那一天，可以說是我的吉祥日子，我現在活到八十五歲，還是很快樂。這全是佛教之賜，我自己覺得很幸運的！現在我願望你們的宣傳佛法到歐洲的偉大工作，得到圓滿的成功，並祝你們健康安樂云云。』
上來這位德國佛教徒史脫勞斯，自述信佛因緣，由於他夙種善根，偶得其妻提斯爲增上緣而猛然有省，而眼病得癒，而研究佛書，而發心皈依三寶，而亨大名登大壽。玩其函末，感覺快樂，感覺幸運，快樂達運不是福是什麼呢？可見今晚「信佛者皆是有福之人」的講題是很極成的！善知識！如今各位撥出寶貴的時間遠來聽講，當然全數都是個信佛者，則座上各位，無疑地皆是有福之人了！望各位更求智慧，那末，將來福足慧足，成佛可期。佛與衆生，本來平等。大眾精進，毋自暴棄。珍重！